

漢魏叢書

子餘

抱朴子

外篇
卷之三

圖葛洪

著

第三冊

新銀葛稚川外篇卷之二

志菴盧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 閱

譏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
螭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廁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樑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
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
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
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隋慢以及安上治
民非此莫以益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
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
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稿之嗤秦馘函襲嶮而無
折柳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抵之攸召哉矧平安

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
成近人脩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素猶網魚
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
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
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
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
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

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
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
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
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
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
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
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
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
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

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
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
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
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
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
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
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
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
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褻麻在

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疾者

也有示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

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優伊側立低眉

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

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

晏密集管弦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

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

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

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擢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倫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
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
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
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
重崖之裏蠅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
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
承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
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
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踳跽
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
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
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
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

隣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

人皆憎其貌而

鄙其

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

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

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

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

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

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

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

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

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
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羗胡猶夏侵掠
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
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
狼之群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
不渝道化凌遲

通跡

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

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
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闢茸之
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扁歎者其或

哉然守正確耳不移不達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
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
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哺糟
掘泥刺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

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
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
以索鑿枘倣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
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
讒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
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
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
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已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之炙氷使燥積灰令熾矣